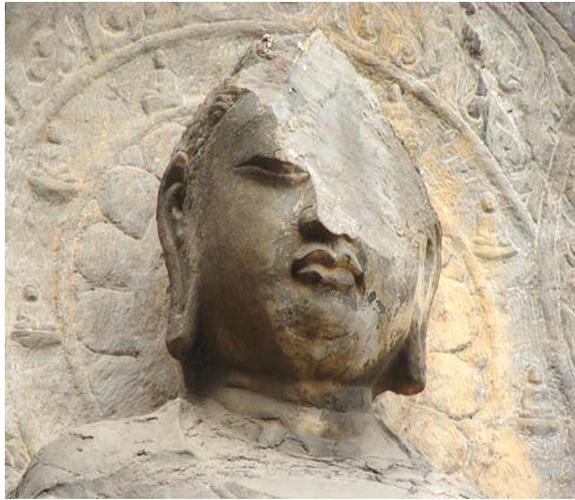


残破的美丽

——我的工艺之旅

谭松



前言

十多年前，我无意中进入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领域——中国民间工艺。近四年朝风暮雨，春华秋实，心灵，点点滴滴染上了五彩缤纷的色彩，从此，不思量，自难忘。

民间工艺，一棵生长在这辽阔而古老土地上的参天大树！

从远古的洪荒中走来，在涓涓文明的汇集里伸延，人类一石一针，一刀一笔，点点血汗，代代传承，培育了这棵大树。

刺绣，瓷绘、剪纸，木雕、皮影、石刻、面具、蜡染……一个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最贴近自然和最能抚慰我们心灵的艺术。一个泥娃，一张剪纸，一面刺绣，一尊雕像……散发着匠人手的余温，饱含着鲜活的生命气息。透过一朵朵艺术之花，我看到了它所蕴含的远古气息、丰富民俗和地域特征；看到了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道德内涵和人文情怀。

在陕北窑坑上、在江南水乡中、在苗家山寨里、在都市街巷边……它们虽然星星点点毫无工业文明滂沱之气，但却细细密密滋润身心，以一种宁静的秀美，抚慰现代社会躁动不安的心性和灵魂。

奔走在这一条以华夏手工为载体，以悠远文明为内核的路上，沉甸甸分明有一种感动和充盈。当面对窑洞里剪纸大娘泥土般质朴的面容；当倾听山寨中匠人荒石般寒凉的敲打；当行走在乌江河畔，纤夫的遗痕唤起万丈绝壁的回音；当攀爬在横断山脉，高原的山风吹来辽阔河山的惆怅；心中充满了一种湿漉漉的、深沉而温润的爱——土地和人民！

十多年过去了，难忘那些饱含泥土清香的木雕石雕，怀念那些心灵纯朴的艺人匠人，他们，让我触摸到被斩断的文化根脉；轻盈盈洗去我心中的现代尘埃。

可惜，这一脉古老文明在迅速衰落。

工业文明的战车，隆隆驶来，生长在农耕文明草地上的传统工艺，纷纷倒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破除“封资修”的打砸，使这个曾水草丰盛的园地，呈现出“古道西风”的断肠悲凉。

极有特色的民间彩塑洛阳泥娃娃，上世纪50年代还风行豫西，现在已后继无人；“世界绝活”朱仙镇木版年画，1949年还有23家年画作坊，而今掌握技艺的仅剩两个老人；著名的东阳木雕正渐渐人去楼空；独特的滩头年画剩下最后一对老艺人……

每一种工艺的绝种，都是一段文化的消亡。人类在走向新的文明途中，一定要抛弃他祖先的千年累积？

其实，在拥挤喧嚣的现代生活中，心灵渴盼一种回归。缺失了民间传统工艺的机械世界，一定有一种寒凉，正如没有了动物的人的世界一定非常孤独。而在饱含乡土气息的传统工艺里，你会找到一种温暖和抚慰。

正为一个传统绝活成为现代绝唱黯然神伤时，倏尔又发现，在旅游开发的滚滚热浪下，那残留的遗存又被开发得“魂不附体”。

剪纸变成批量生产，一刀下去，数十个“艺术佳品”以同一个面孔鲜亮出炉；刺绣搬来电脑作画，键盘一敲，一副优美的“创作”横空出世；有的将艺人集中起来急功近利打造“传统工艺一条街”；有的只取某项工艺或艺术可赚钱的部分，而丢掉其血肉相连的人文内涵和民俗传统；有的只关心遗产“申报”和相关名利，而无视如何合理有效地保护……

几十年前，“破旧立新”的癫狂，斩断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古韵；眼下，追金逐银的火热，扭曲了自然朴实的心性。以远离了神性和敬虔的身心、以满脑子商业利润的贪渴，如何去拯救和发扬那已失去农耕土壤，又遭受“运动”摧残的民间工艺？

铜味浓郁的旅游色彩，涂抹在土黄色的传统工艺上，会是一种起死回生的现代转型？机械加工兼批量制作的科技改造，运用在艺人的创作中，会是一种拯救和发扬？毫无怜香惜玉之心，碾碎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后瑰宝，是令人心痛的毁灭；而留其躯壳，去其灵魂的功利性开发，则是一种将良家妇女推向青楼的败坏。眼见那些既无文化更缺精神，只知道金钱、名利、政绩的人，把我们传统的精神家园，“改造”成他们的物质乐园；眼见这朵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盛开数千年的艺术之花，在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急功近利的双重挤压下，日渐改色变味。

更为痛心的是，那一窝蜂上马的大小水电站和轰轰烈烈的开发工程，在“发展经济”的狂热战鼓中，势如破竹，把一个文明古国最后一点历史遗存一网打尽。

我曾在乌江流域徘徊长叹；我曾在三峡库区无语凝望……

我一点点写下那几年的耳闻目睹，写下一步步走过时的心路历程。有在绝妙艺术里的沉醉，也有在残败石窟内的感叹；有在“异域风情”中的激动，也有在破碎古迹前的痛惜。

还有，一头撞上千古悲剧时的热泪盈眶和慷慨激昂。

此时，目睹这朵千年瑰宝的枯败、变异与消亡，一种无力感、痛惜感爬上心头。惟有在秋风残照的萧瑟里，在明知洪波不兴、冬寒将至的无奈中，轻轻呼一声——

——让我们捧一掬祖先留下的芬芳泥土吧！

目 录

前 言.....	2
----------	---

第一篇

河坡，在横断山深处

引言.....	9
一，走，去那高山深谷.....	10
二，在那大山的深处.....	12
三，那山间叮当的敲打.....	14
四，像大山一样坚守.....	19

第二篇

新疆，在那遥远的地方

引言.....	20
一，沿着河西走廊.....	21
1，马蹄寺，感动与感叹.....	22
2，奔向那最西边的城市.....	25
二，在西域风情的怀抱里.....	28
1，高台民居，西域黄土与江南绿韵.....	28
2，热瓦甫，浸润在血液里的琴声.....	32
3，香妃墓：阳光无语，风沙有声.....	34
三，和田，古道上一颗晶莹的玉珠.....	35
1，雕玉，打磨一种品性.....	36
2，为了“瓦全”，任她“玉碎”.....	37
3，和田地毯，双手的艰辛和温暖.....	40
4，飘舞在丝绸路上的丝绸.....	42
结束语.....	44

第三篇

大西北，那片厚重的黄土地

引言.....	46
一，美艳的庆阳香包.....	48
二，奶奶，您染制的那根五彩丝线，不会褪色吧？.....	49
三，荒寒的皮影之乡.....	51
四，城乡的剪纸艺人.....	60

五，无人理睬的厚重黄土.....	65
1，还会叫下去吗，“狗儿”？.....	65
2，守“他”一辈子吧，泥土！.....	67
结束语.....	69

第四篇

洛阳，风流何在，古韵苍凉

引言.....	71
一，“寻根问祖”——一派冷寂.....	72
二，巍峨应天门，荒草萋萋梦回唐朝.....	73
三，叩问“春秋”，礼崩乐坏.....	75
四，鼓楼钟声，古都里的绕梁余音.....	76
五，河南府文庙，“极具观赏价值”.....	79
六，潞泽会馆，幸存的雕刻艺术.....	81
七，洛阳唐三彩，远古与现代.....	83
1，唐三彩，失而复得的瑰宝.....	83
2，唐三彩，现代社会里失去的光彩.....	85
八，洛阳古墓：黄土犹在，“灵肉”无存.....	88
九，洛阳匾额，一块残破的传统文明.....	91
十，龙门石窟，十室九残的宝库.....	93
十一，1966年，龙门石窟.....	96
十二，洛阳白马寺，二千年一遇的焚火.....	99
结束语.....	100

第五篇

三晋大地，不敢匆匆走过土地

引言.....	102
（一），古城里的传存.....	104
一，薛大师，在金钱的喧嚣中坚守.....	104
二，纱阁戏人，艺人虽去，佳作长留.....	107
（二），晋商古宅，斯人远逝，高墙空立.....	109
一，萧瑟秋风，吹过巍然庭院.....	109
二，光灿夕辉，照耀昭余古城.....	115
1，渠家大院，花开花落.....	115
2，渠家茶庄，石雕和灵肉都损伤.....	118
3，乔家大院，难以转身说再见.....	120
三，吕家大院，依依不舍的凄美.....	124
结束语.....	127

第六篇

山西大同，历史和现代的遗存

引言.....	128
一, 云冈石窟, 佛光璀璨的明珠.....	129
二, 应县木塔, 巍立千年的神奇.....	133
三, 恒山悬空寺, 高悬半空的“三教合一”.....	134
四, 大同城里的手艺人.....	136
1, 大同艺人群的“领军”人物李志正.....	136
2, “那感觉很美, 比钱强多了”.....	140
3, 烙铁火烫, 在纸上作画.....	141
4, 贫穷的木匠“圣手”.....	142
5, 沉浸在雕刻里的那种快乐.....	143
6, 机车艺术的“工程师”.....	144
7, 铜火锅, 大同一绝.....	144
8, 折纸天才, 你还能坚持多久?.....	145
五, 让大同把根留住.....	148
结束语.....	151

第七篇

现代喧嚣下的民间艺人

一, 江南水乡里的艺人们.....	154
1, 喧嚣的手工一条街.....	154
2, 水乡里的“面塑圣手”.....	157
二, 珊瑚公园里的大师们.....	161
1, 复活的“拉洋片”.....	161
2, “忧郁的石头”——满国强.....	163
3, “卵石上的柔美”——蔡建国.....	164
4, “三寸金莲”——蒋丽娟.....	165
5, “捏一种文化”——张宝琳.....	166
6, “人面桃花相映红”——高东升.....	167

第八篇

安顺屯堡, 闯入现代的古老文化

引言.....	169
一, 屯堡山寨——穿越六百年风雨.....	170
1, 云山屯.....	170
2, 本寨.....	172
3, 九溪.....	172
4, 天龙.....	173
二, 屯堡文化——明朝传下的遗存.....	174
1, 宽衣大袖与尖头绣花鞋.....	174
2, 灵巧精美的石雕木刻.....	175
3, 屯堡手饰——消失的手工.....	176
三, 地戏——屯堡文化的精魂.....	179

1, 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	179
2, 安顺地戏之魂——祭祀.....	179
3, 屯堡手工的绝活——“脸子”雕刻.....	181
4, 硝烟已散, 音韵不绝.....	185
四, 穿过云烟, 断肠天涯.....	187

第九篇

侗乡山寨, 天人合一的手工

引言.....	190
一, 依山傍水, 月朗风清.....	191
二, 福桥与鼓楼, 侗乡文化之宝.....	195
1, 侗乡福桥, 有生命气息的建筑.....	195
2, 侗乡鼓楼: 具侗族特色的标志.....	198
三, 古老的信仰, 丰灿的工艺.....	200
1, 萨神、萨坛, 侗族古老的信仰和文化.....	200
2, 侗款, 永远消失的一颗明珠.....	202
3, 品种繁多的侗族传统工艺.....	203
四, 悠扬的歌声, 西沉的夕阳.....	204
1, 马安寨里的歌舞.....	204
2, 寨子里, 纺织阿婆的笑容.....	205
3, 老银匠, 守山寨最后一片银色的光.....	207
4, 年轻人, 作别古寨祖传的魂灵.....	208
五, 走出山寨, 凝目回望.....	210
1, 时代大潮, 山河色变.....	210
2, 夜半时分, 举臂向天.....	212

第十篇

腾冲, 秀美的土地, 悲壮的历史

引言.....	213
一, 和顺, 西南边陲魅力之乡.....	215
1, 山水与人文.....	215
2, 庭院与主人.....	219
二, 腾越大地上的土、洋工艺.....	222
1, 遗落边陲的中原古艺——腾冲皮影.....	222
2, 探玉荷花乡.....	224
3, 花纸伞, 即将逝去的美丽.....	225
三, 收藏家段生馐与滇缅抗战博物馆.....	228
1, 壮烈的战场, 艰难的收藏.....	228
2, 展品背后的故事.....	230
四, 悲壮与悲愤.....	234
1, 一位独特“艺人”的自叙.....	234
2, 采访段培东之后.....	237

3, 泣血顿首 遥祭英烈.....	239
结束语.....	241

第十一篇

乌江，流淌的忧伤

引言.....	243
一、乌江古镇，“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245
1, 龚滩古镇，“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245
2, 淇滩古镇，“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247
3, 潮砥古镇，“昔人已乘黄鹤去”.....	250
4, 郁山古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252
5, 羊角古镇：“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	256
二、乌江石刻，“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258
1, 陈氏遗刻，残照悲烈.....	258
2, 大车湾石雕，一部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261
3, 大山里幸存的石雕珍品.....	263
三、乌江古迹，“怎敌他晚来风急”.....	265
1, 万寿宫：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265
2, 周家盐号：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268
四、乌江“现代手工”，“沉舟侧畔千帆过”.....	272
结束语.....	273

第十二篇

长江，无法言说的悲伤

引言.....	275
一，猿鸣三声泪沾裳.....	276
二，被遗弃的不幸与被“宠幸”无奈.....	279
三，抢救瞿塘文化.....	280
四，长江边，几朵细碎的浪花.....	282
五，拉纤，升华生命的伟岸与悲壮.....	283
结束语.....	285
后记.....	287

第一篇

河坡，在横断山深处

这是我在民间工艺这个陌生领域里采写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中华手工》创刊号里的“首席乐音”。

开创艰难，但我不愿走摘抄加拼图的捷径，而渴望独特原创的风韵，因此决定起步时先走向原野山川，采撷“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艺术芬芳。

去哪儿呢？

向成都的朋友询问，说在横断山脉的深处，在一个康巴藏人居住的地方，那儿生产一种著名的藏刀——白玉藏刀。



在横断山深处的河坡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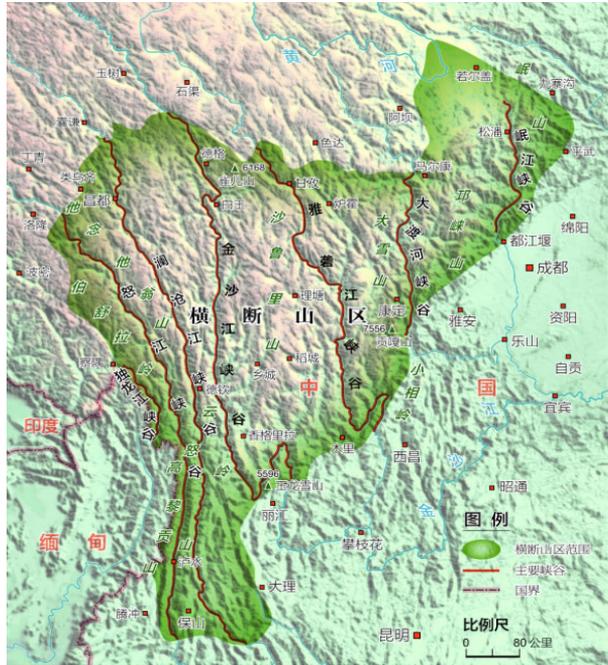
一，走，去那高山深谷

“横断山，路难平，天如河，水似银”。当年那个男高音高亢的歌声，曾让我油然而生悲壮雄浑、苍凉遥远之感。

横断山，有多大，是一付什么模样？

浩浩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冈底斯等大型山脉沿纬度一路狂奔2000多公里后，突然悬崖勒马，向南倏地拧身，转为南北走向。这一转，便形成举世闻名的横断山脉。这儿，群山高耸，峡谷深幽，金沙江、怒江、雅砻江、澜沧江等滔滔大江在高密群山的挤压下吼叫着，向南奔泻。

从行政上说，横断山区东界在四川汶川——都江堰——泸定——盐源一线以西；西界在西藏类乌齐——察隅——云南腾冲以东；北界在青海囊谦——色达——玛曲——南坪附近；南界在云南龙陵、丽江一带。总面积近50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面积约五分之一。



横断山

在这高山深谷之中，居住着占藏人数量一半以上的康巴人。（传统的康巴地区与横断山脉的地理范围基本一致。）

我早就听说并目睹过康巴藏人，1997年，我曾独自徒步康巴地区的塔公高原，还同高原上的康巴藏人（游牧牧民）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

康巴汉子个头高大，脸膛黑亮，目光严峻，一把腰刀横跨腰间，走在道上，虎虎生威，扑面一股逼人的阳刚之气。

十多年前，在成都听说有一位法国女郎（该国女郎天性浪漫）只身前往康巴，一心要寻觅一位康巴汉子，孕怀一胎“优良品种”。还有，传说希特勒曾派遣党卫军到喜马拉雅山区寻找纯种的雅利安人后裔，准备从克什米尔的米纳罗人和康巴人中选择部分英俊魁梧的男子，带回德国，培养最优秀的雅利安人种。

有一首歌唱道：“哦，我心中的康巴汉子哟，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胸膛是野性和爱的草原，任随女人和朋友自由飞翔。”

那些剽悍的康巴人是如何来到那高山深谷的，在这远离平川的偏荒之地有多少惊奇历史，那是另外的漫长故事。



翻越雀儿山

2002年4月，我与美编小杨翻山越岭进入康巴藏区，不是寻觅“野性和爱的草原”，而是采访康巴汉子叮当敲打的声音。

那儿，据说是在横断山深处一个叫河坡的地方。

从地图上看，河坡属于四川省甘孜藏区边境的白玉县，位于海拔6000多米的雀儿山下，与西藏一江之隔。

从成都向西，首先翻越二郎山，此山一过，眼前便呈现出西部世界的辽阔苍茫。大渡河在远远的山脚下奔流，峭峭山风顺山谷扑面而来，正是夕阳西沉时分，西方的天际云乱峰叠，让人顿生一股豪迈和悲壮之气。

接着要爬的是我五年前独自前来的折多山（海拔4298米）。汽车吃力地盘旋而上，折多山云遮雾绕，白雪皑皑，窗外寒气袭人，路旁积雪深厚。翻过折多山，豁然一片冰清玉洁的天地，回眸望去，一折一折的雪峰背映碧蓝的天空，那般宁静和圣洁，让人回想起口含冰糖，仰卧芳草的纯真儿童时代。

再向西，坑坑洼洼的土路弯弯曲曲，车行如蜗牛。一阵风来，尘土遮天蔽日。不时遇上危险路段，全体乘客下车，司机匹马单枪闯过险境之后再让我们上车。多亏沿途景色颇佳，一小时20公里的“蜗行”也不觉得太烦。

雀儿山海拔6300多米，（车过垭口处5050米），此山位于横断山脉腹地，川藏交界处。高原缺氧，昏昏欲睡，挣扎着从车窗望去，但见怪石穿空，群峰凸兀，天地间笼罩着一股肃杀森然之气。天哪，当初是怎样把公路修进来的？！雀儿山口上那路边的坟莹让我肃然起敬。

到达雀儿山下的德格县后，一时没有客车前往白玉，只得住下苦整。

小小的县城不到十分钟就走完了，但这儿却是藏区著名的印经之地，也算是藏人心中的一块圣地。位于德格县城的更庆寺，香烟袅袅，法号声声，每天有不少虔诚的藏人前来朝拜。一次，见一十分贫穷的女人，“啪”地一声五体投地，起立，前行几步，又是“啪”地一声。她围着寺庙红墙一圈一圈地“投拜”（比我们的跪拜艰难多了），我注视良久，感到一种深深的感动：纵然贫困，但那种虔诚，那种信仰，那种虔诚的信仰！



她围着寺庙红墙一圈一圈地“投拜”

在德格无奈地呆了两天后，终于盼来了一辆第二天要开往白玉的客车，客车破旧不

堪，却让我双眼放光，望见它泥尘满面的车身，觉得美不胜收。

最后一段路程没有车，只得背起行囊，在两名喇嘛的陪伴下，沿金沙江东岸的一条支流——赠曲河往山里走。好在这儿海拔不太高（3100多米），因此还没有“昏昏欲睡”和“软弱无力”。不幸的是，野外最重要的保障——一大包牛肉干丢失了——小杨早餐吃了几根后便把它“遗弃”

在了已经远去的车上。中午时分到了，我虚汗直流，这荒山野岭，怎么办？

来了一辆救命的摩托车，我英雄救美地让小杨坐上去，我则继续挣扎前行。

步行两个多小时后，在离开成都的第六天，我终于到达了位于横断山脉深处的康区民族工艺生产地——白玉县河坡区。



背起行囊，同嘎多寺的两名喇嘛往河坡山里走

二，在那大山的深处

河坡区工所（即区委）位于赠曲河边，这是该区1960平方公里的经济、文化、商贸中心。这个“中心”只有一条约50多米长的街道。说它是街道不太准确，因为街上没有一个商铺、一家饭馆，也没有一家旅店和邮局，而且还没有电。整条街最吸引人的是一间土房的墙上洞开的一个小窗口，从窗口里可以购买油盐香烟等副食品。在凹凸不平泥土飞扬的街上慢步半分钟，就可走完这个“中心”。



从山上俯瞰这1960平方公里的经济、文化、商贸中心

藏刀的生产地集中在该区的河坡乡，那是藏区远近闻名的民族手工之乡，据说，该地从唐代起就开始打制矛、刀等铁器。乡长吾吉（一个个头1.8米的康巴汉子）介绍，该乡523户人家中有316户从事手工生产。他气势豪迈地朝四周大山一挥：“那些山上，山里面，到处都有匠人，到处都在打造，已经有七、八百年历史。”

我抬头朝那一座座荒凉



嘎多寺

冷峻的大山和远处的多尼雪山望去，心想，如此著名的白玉藏刀，如此著名的河坡手工业，为什么“生长”在如此天荒地老的大山深处？

河坡乡有一条白龙沟，顺沟而上，是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美丽雪山——多尼山。800多年前（公元1132年），西藏宁玛派（红教）的一位高僧当巴德西爬山涉水来到这儿，慧眼相中了此方山势（也许就是我们汉族说的“风水”）。他停下来，创建了整个康区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著名的嘎拖寺。

整个河坡区唯一的一辆破旧吉普车（属于区政府）载着我们沿弯曲的山路前往嘎拖寺。沿途山势陡峭，景色绝佳。寺庙在海拔4000米以上，面对着一座仍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大山，当地人认为那是一座神山。山风冷冷扑面，天空冰清玉洁，让人顿生几分远离尘世超凡脱俗之感。



二十多年过去了，尚未恢复以前的气势

建立寺庙必须塑神像、刻经版、制佛具，这需要手工匠人和手工艺品。寺庙建立，八方人士前来朝拜，寺内主持、活佛等也不时外出交流。这为新技术的内传，原料的进

嘎拖寺气势宏伟，建筑群顺山势自下而上，层层叠叠。到1958年，该寺已拥有经堂48间，修学堂42座，坐经房5间，印经院11间，僧房513间，另有灵骨塔院、释尊殿及密宗神殿，是我国藏传佛教宁玛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该教在康区最大的朝拜圣地，其属庙遍及西藏、青海、云南等省区和蒙古、印度、不丹诸国，共有子庙140余座。

货，产品的外销等提供了有利条件。白玉县县志在《白玉藏民族工艺品的文化内涵》一章中说：“河坡之所以成为白玉乃至整个康区的手工业中心，溯本探源，无疑是与康巴第一座佛教寺庙在河坡建立，有着重要关系。”

在文革期间，藏区大量寺庙被摧毁，例如同在甘孜州的甘孜寺，例如同为宁玛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敏珠林寺。嘎拖寺自然难逃劫难，经堂、僧房、塔院、尊殿、神殿等等全部被摧毁，成为一片废墟。上世纪80年代时开始重建嘎拖寺，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尚未恢复以前的气势。它损失了多少“宝藏”不得而知，不过，现在我看到它藏蓄的各种“手工品”——从法号到印经版，从手工绘绣到唐卡——都让我赞叹不已。一对两人多高的法号，不知花费了手艺人多少心血，一把巨大的手工门锁，据说就是河坡匠人的杰作。可以说，嘎拖寺催生了河坡民族手工艺，嘎拖寺也汇聚了河坡匠人巧夺天工的杰作。

三，那山间叮当的敲打

从嘎拖寺出来，顺山而下，山沟里，稀稀落落散布着能工巧匠和他们集卧室、厨房、作坊、仓库、牛圈等于一体的藏式房屋。

山谷寂静，远远地，便听见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河坡区工委副主任德清绒布（兼翻译）把我们带进一幢宽敞华丽的房子。房子共三层，底层关牲畜，二层是厨房和仓库，三层最显赫，为卧室、经堂和手工作坊。作坊位于光线最好的一角，里面有一个小火炉以及一些简单的工具。

主人为兄弟俩，63岁的彭措和60岁的呷玛，他俩共有三个妻子——50多岁的白喜。



河坡手工艺人家

河坡地区盛行一妻多夫制，德清绒布和吾吉乡长告诉我，河坡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家庭属于一妻多夫——几兄弟共娶一个妻子。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寻找康巴》一书介绍，在世界民族中，只有四个民族实行一妻多夫婚姻，其中就有藏族。上世纪50年代调查，西藏一妻多夫制家庭占24%，而康区则大大高于这一比例。

康区的一妻多夫基本为兄弟共妻。有的父母事先会给女方和几个儿子说明，几兄弟均参加婚礼，有的只给长子举办婚礼，其余弟兄长大后逐步加入。据说，一妻多夫最多的有六、七个共妻，所生子女为几兄弟共有。子女对家长的称呼主要有两种，一是称大哥为爸爸，其余为叔叔，二是一概称爸爸。

河坡地区属于后一种。吾吉乡长告诉我，形成一妻多夫婚姻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当地普遍比较贫穷，家里财产不多，几兄弟各自娶老婆势必导致分家，全家只有一把壶



河坡匠人打造刀鞘

一口锅怎么分？几兄弟在一起，财产集中，势力大，干活也便于分工。所以，河坡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有一个显著特点：共产共妻的兄弟们分工合作——你进原料，我打制，他销售（或者共同打制，专人销售），而妻子则负责后勤并兼农业劳动。

大山里的河坡人朴实、善良、忠厚，妇女更是吃苦耐劳，所以，纵然几兄弟共一个大家庭，但少有争风吃醋的纷争，更无鸡飞狗跳的打斗。夜晚，只要有一个兄弟进了妻子房间（妻子单独

有间房，进去的兄弟将自己身上的一件佩器挂房间门口，表示今夜有人了），其他兄弟们便平平静静地望“器”而退。如果有一个兄弟另有所爱而又渴求百年之好，他必须面对离开大家庭而又不能分得财产的后果，这个爱情的代价太大，所以一些兄弟宁愿选择情人。在河坡，找情人（女人）很容易，因为河坡女人“过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一妻多夫之外，就是不少年轻男人出家当喇嘛，这使得许多女人不得不形单影只走向命定的黄昏。这些无法走进婚姻的女人能有一个男人找她当情人算是荣幸的了。可这样的结果就是让那些女人一辈子独自抚养私生子。曾在河坡当了九年区委书记的张世康（藏族）告诉我，当年搞人民公社靠工分吃饭，有的女人独自拖两个甚至三个私生子，生活极其困难，他去给她们做工作，要她们告诉他孩子的爸爸是谁，以便把他的工分宰一部分下来供养孩子，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女人吭声，再苦再累她们独自承担。他说，河坡女人真的很让人感叹，也让人感动。

我望着那一件件几兄弟共同打制的手工艺品，心想，在那精精美美的雕刻里，一定含蕴着河坡女人细细密密的血汗。

一妻多夫虽然有利于家庭手工制作和家业兴旺发达，但也会有一些遗憾，例如，40岁的大哥可能有一个17、18岁的小兄弟，小兄弟初入洞房，就面对着与大哥年龄相当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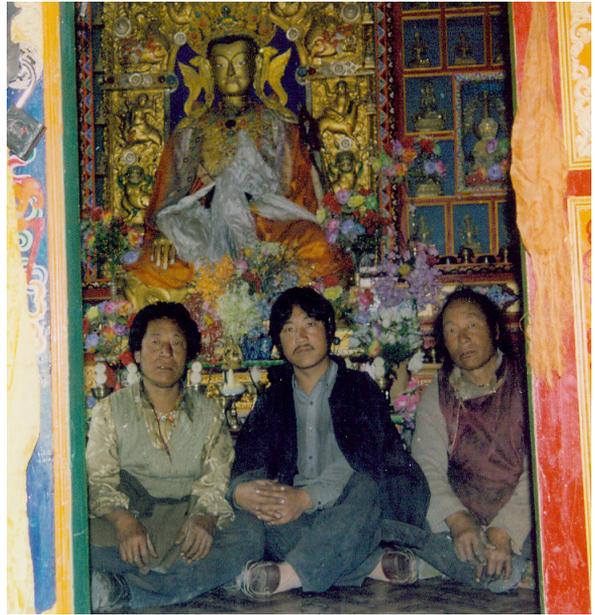
河坡艺人作坊

彭措、呷玛两兄弟很幸运，他们共有四个儿子。在手艺传男不传女的河坡，这是一笔令人羡慕的“大财富”。还有，呷玛是个精通十八般武艺的匠人，会打铁、精雕刻、善木工、能绘画，打造佛器更是一把好手。他自己设制了一间华丽的经堂，里面从两米多高的镀金菩萨到细小佛器，再到墙上的唐卡绘画，全部出自他的双手。由于呷玛家威

威武武六个男人，个个身手不凡，所以全家日子过得殷实，属于上等富裕之家。眼下，呷玛正在给嘎拖寺做佛器，他们是虔诚的教徒，呷玛本人便是扎巴（扎巴：寺庙里等级最低的僧人，可以结婚）。采访时，呷玛正在敲打一个铜面佛器，他一锤一锤敲得非常有力，非常投入，脸上凝聚着一种虔诚庄重之气——纯粹为了钱而敲打是不会有这种精气神的。

离开呷玛家，顺沟而下，到了麦达村的呷多家。呷多是大哥，有两个弟弟，三兄弟共娶一个老婆，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若将子女分摊在三兄弟头上，也不算超生）。我们去时，只有呷多和妻子、一个女儿在家，两个弟弟到西藏的昌都销货去了。

呷多主要打寺庙用的法号和其它佛具，也打藏刀。在呷多的作坊旁，有一间装饰得光彩富丽的经室，里面两个慈眉善目的喇嘛正在诵经，朗朗的经文诵念与当当的手工敲打交互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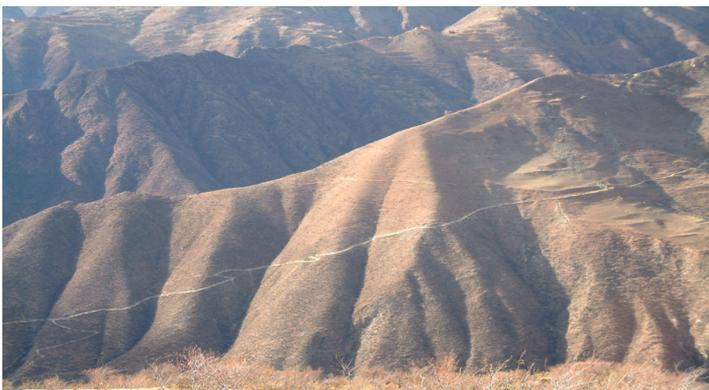


河坡艺人父子
（中间是儿子，两边是他的两个父亲）

河坡乡的则吾村在海拔3700米以上，那儿不通公路，只有弯曲陡斜的山道。我担心高原缺氧爬不上去，向导兼翻译说可以骑马。

一匹大黑马牵到面前。我爬上马背，尚未坐稳，大黑马撒腿就跑！我没料到这儿的马竟然能在狭窄的山道上狂奔。我这辈子只骑过公园里供游客溜步的马儿，从未骑过野外奔跑的马，既坐立不稳，更不知如何驾驭，惊恐中想跳马逃生，但一看，左边是岩石，右边是深沟，跳下去定然凶多吉少。

只能让马停下来！



朝那一座座荒凉冷峻的大山望去

怎么停呢？危急中，突然想起电影里骑手紧勒缰绳，马儿前蹄高扬的“紧急刹车”镜头。我赶紧如法操作，不料右手劲大，马头向右，差一点冲下陡坡！我一身冷汗重新操作，终于阻止了这场几乎把我送上不归之路的狂奔。

我在中华手工杂志四年奔走采访，经历了多次心惊肉跳，这是第一次。

只得气喘吁吁往上爬。一路从下往上望去，那村舍在山与天交界处构成碧蓝天空上一道剪影，很美，但似乎也有一种地老天遥的洪荒之感。

则吾村是河坡乡佛器手工做得最好的地方，以做工精细、雕花精美著称。村长则措介绍说，该村共45户人家，几乎家家打手工。所谓几乎，是有四、五户人家没有男人——爸爸死后只剩女儿，而男子不会上门。没有男人，便没有手工。女儿们靠做农活、采菌子和虫草等为生。则措村长也打佛器，但主要是绘画。他们两兄弟共一个老婆。老婆不在家，几天前出去做工了，去哪儿村长不知道，干什么活也不知道。“也许是在修公路，也许在帮人修房子，不要紧，她会回来。”村长毫不在意地说。

则吾村的措布（40岁）是我们采访的十几家手艺人中唯一的一夫一妻家庭，也是最穷的一家。他主要打造经堂里用的佛器。但是，由于他常常没钱买原料（当时白铜1斤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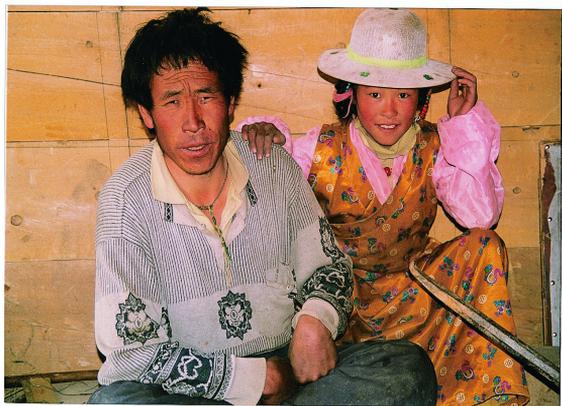
则吾村的措布是最穷的一家



措布的家

元，黄铜1斤13元），只能做点小佛器。他有两个未出嫁（也不会再出嫁）的姐姐同他一块生活。他本来已有了一儿一女，但觉得家里男人太少，还想要儿子，于是再生，于是又生了两个女儿。一家8口人，主要靠他一个男人支撑。他姐姐和妻子有病干不了活，他感到负担沉重。现在，他最大的压力是负了2000元的债。其中1000元是私人借款，利息很高。已经借了一年零三个月，他根本还不起。他说，靠打手工他还不起钱，因此打算进山挖虫草卖。不过，现在挖虫草的人太多，又乱挖。以前每天可以挖几百根，现在最多几十根，因此可能还是还不起钱。他为此晚上睡不着觉，他说，日子再苦都不怕，但钱不能不还。

我在他那十分简陋的作坊里，看到一块不知是什么原料烤制的饼子，我表示想尝一尝，他惊奇地望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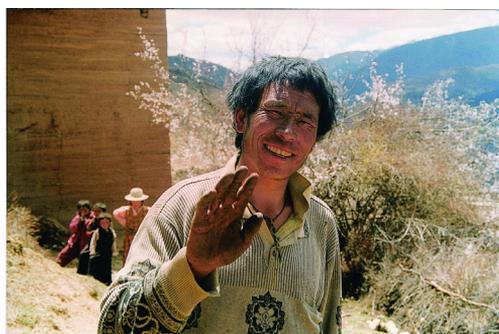
他14岁的大女儿一直殷殷地陪着他

饼子像是锯木屑一般的粗糙，实在难以下咽。可那就是这位手工匠人的食物。

采访时，他14岁的大女儿一直殷殷地陪着爸爸。我问起他的几个孩子，他说，当地有个规矩，女儿生下来名义上要抱给一个人家，今后才能出嫁（不一定是嫁抱给的那家人）。他的三个女儿都是给了的——她们的舅舅——因此可以出嫁。但是，他估计没人会要他的女儿，因为家里太穷了。“我打手工挣点钱都花在老婆和姐姐治病上。我这辈子去得最远的地方是50公里外的县城，去给老婆治病。我希望我有能力，但是我改变不了这个家了。”

措布的作坊，也有一间经堂，但与呷玛和呷多家的经室相比，显得非常寒碜。经堂里面只有两张唐卡画，可能那是让他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和寄托的唯一地方。

告别时，我给了他一百元钱，他送了我好远。当天黄昏我下到河边时，发现他刚从街上那个窗口里购买了一背篋油盐之类的日用品——那一百元钱救了他家的急。



他送了我好远

望着他背着背篋走向大山的苍茫暮色，一阵感叹和感伤涌上心头。他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遇到的多个贫穷手艺人中的第一个。

河坡手工中，最著名的是藏刀。河坡藏刀刀刃锋利、雕琢精美。匠人手持很小的凿子和榔头，在刻有各类花纹印模的铜皮上轻轻敲打，渐渐地，蟠龙、祥云、团花等精美的图案就在铜皮上一点点显现出来。正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河坡藏刀没有两把是完全相同的，哪怕是出自同一匠人之手。制作藏刀的原料有白铜、黄铜、铁、鲨鱼皮等（鲨鱼皮从印度运来）。制成的刀子则远销昌都、拉萨和印度、尼泊尔等地。



河坡藏刀



河坡藏刀



河坡女用藏刀

河坡藏刀打得最好的是根嘎村的嘎觉家。嘎觉家有五兄弟（老大60岁，老幺42岁），个个都是能工巧匠，而且，他们拥有一位既贤惠又能干的妻子。据张世康介绍，该妻子对五兄弟非常公平，非常体贴，在吃、穿等方面，一视同仁，决不偏心眼，她的贤惠，保证了家庭稳定团结，从而促使了家业的兴旺发达。

不巧的是，我们到达的当天，嘎觉家的老父亲去世，一大帮喇嘛正在家做佛事，这一做就要做49天。我们去了三次，均不得入内。最后只好拍了他家的房屋，买了几把他家做的藏刀。

根嘎村另一个打刀人牛美多吉（28岁）给我们展示了制作藏刀的全过程。一把雕工精美的藏刀就是用那几根简单得近乎原始的工具凭着脑子里的图案随手敲打出来的。牛美多吉的技术也不错，他的烦恼是，他只有三个女儿，没儿子。在河坡，手艺可以传给外人，不需拜师送礼，但是，绝不能传给女儿。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他还年青，还可以努力（生儿子）。

他妻子不在家，外出劳动去了。一周的采访，我们到了十多个家庭，发现家里大多是男人，他们坐在光线明亮的作坊里，打造精细手工，属于“白领”；女人则外出干农活或其它体力活，见不着面。不过，家里虽见不着，但一路上到处可以见到她们的身影：盖房子、干农活、修公路、抬石头……



在外下重体力的河坡妇女

河坡女人，在又一个层面上让人感叹和感动。

四，像大山一样坚守

几乎与嘎拖寺庙一样悠长的河坡手工带着它独特的宗教和婚姻特色走进了新的世纪。西部开发，旅游先行的滚滚热浪已经越过了二郎山、折多山，正向雀儿山汹汹逼近，6000多米的雀儿山天堑一旦“失守”，河坡会不会也遭遇现代文明的“攻击”？很快就会有电，有机器。河坡一锤一钻的手工敲打，会不会让位于一模一样的批量生产——就像我在康定看见的机器生产的藏刀，就像我在苏州看见的电脑绘制的刺绣。还有，交通逐渐改善，游客、商人鱼贯而入，河坡在享受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畅快时，会不会失却一些它祖传千年的东西——就像我在泸沽湖和九寨沟所目睹的那种失却、那种遗憾。

我站在赠曲河边，向那叮当的敲打挥手作别，向那路边的妇女脱帽致敬，向那苍茫的大山深情回望。

心底，默默地祝愿——

——河坡，愿你尽快脱贫，愿你坚守如山。



河坡，愿你尽快脱贫，愿你坚守如山。

第二篇

新疆，在那遥远的地方

从山青水碧的四川盆地出发，穿过秦岭，作别西安，沿苍凉的河西走廊，循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路向西。

面迎大漠血红落日，戈壁万里黄沙，天苍野茫，利剑划长空，极目驰千里——新疆，在那遥远的地方。

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古老神秘的西域国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准噶尔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穿过吐鲁番的火热大板城的风，再向西南。

光裸的山石荒寒的月夜，大风起处，飞沙走石。

在辽阔苍茫的天地里痛感人的渺小与卑微，在古道残破的遗址边喟叹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温润的和田玉石、柔美的华夏丝绸，沿冷寂而热烫的万里沙石，一路留下灿灿文明绵绵诗韵。

苍老的法显和尚、无畏的大唐高僧，怀九死而尤未悔的坚定信念，披荆斩棘，西天路上，谱写了一曲曲千古绝唱。

走！“异域”风情的诱惑，“圣徒”精神的感召，沿着那消逝了驼铃商旅的古道，去那遥远的地方。

葡萄架下，有热瓦甫动人的弹奏……



一，沿着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路线。）它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其中前两段在中国境内，西段在境外——从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直到地中海、大秦（罗马帝国）。东段和中段各包括南线、中线和北线三条路线。东段的南线在河西走廊以南，穿越青海高原柴达木盆地。北线在河西走廊以北，经河套地区，从阴山山脉向西，去天山南北麓。中线就是经由河西走廊的路线，也是古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线路，现在通往新疆的火车也沿此道进出。



河西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因位于黄河以西，又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在汉武帝时设了四郡：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敦煌（沙州），现在它们仍然是这条道上的重镇。

我几次路过武威，可惜都没下车前往观访，错过了拜谒那位著名高僧和伟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寺庙和罗什舍利塔。

酒泉眼下在海内外大大有名是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后这儿建了一个劳改营——夹边沟劳改营——几千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惨死此地。

最遗憾的是没有在敦煌停留，那让人魂牵梦萦的阳关、玉门关、



河西走廊

莫高窟与我擦肩而过。

我只去了张掖，去了离张掖二十多公里的丹霞地貌和六十多公里的马蹄寺石窟。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上的丹霞地貌（张掖）

1, 马蹄寺, 感动与感叹

佛教自两千年前传入中国，一路留下灿烂的石窟艺术：克孜尔、敦煌、马蹄寺、麦积山、云岗、龙门……仅在河西走廊上就有四大著名石窟，马蹄寺是其中之一。

马蹄寺石窟群开凿于十六国北凉时期，距今约一千六百多年历史。该寺马蹄殿青古石板上有两个明显的马蹄印迹，相传为天马下界所留，故此得名。马蹄寺曾经规模显赫：金塔寺、千佛洞、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及众多寺院建筑，最兴盛时，有僧众一千多人。

购了七十元的“套餐门票”，直奔北寺“三十三天”石窟，都说那是马蹄寺的精华部分。

远远望去，巨大的石壁上有五层构成宝塔型的石窟（实际上有七层），上面三层还有回廊凌空于石壁之外。这极其独特的景观立马引起我的惊叹和兴趣。门外的木牌上介绍说，“三十三天”是佛教名词，四方各有八天，加上中央山顶上的帝释天，共三十三天。它还说，“三十三天石窟”始凿于北魏，至明代凿成最高一层共有七层二十一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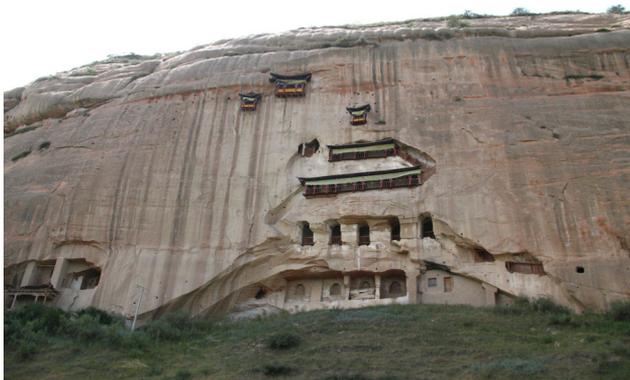


马蹄寺外，现已没有任何寺院

据说，登上三十三天石窟的寓意是：你在走一条解脱之道，从不见阳光的黑暗中走完人生的征途，经受了考验，到达“三十三天”解脱的境地。

我钻进石壁，沿昏暗的甬道一层层往上爬，双手触摸坚硬石壁上的一道道凿痕，心中涌起对祖先们在这巨石内“开天辟地”的由衷赞叹和崇敬！是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在如此坚硬和黑暗的石壁里，完成了如此这般的杰作。

记得好像每一层内都有佛殿，佛殿全部都修在巨大的凿空了的石壁之内。佛殿正对回廊，回廊像是封闭佛殿唯一的窗口，悬空在石壁之外。站在回廊，面迎山谷风来，上下一千多年的往事随风入怀。是什么往事呢？其实我并不清楚，清楚的是祖先一钎一锤开凿的艰辛，一笔一画创作的伟岸，一刀一斧雕塑的虔诚。心中有一种感动，同时仿佛也怅然若失——我们后人一定失去了什么。



巨大的石壁上有五层构成宝塔型的石窟



从不见阳光的黑暗中
走完人生的征途

马蹄寺带给我惊赞和震撼，也带给我遗恨和悲叹。在西域的这条要道上，王朝更替，战火绵延，马蹄寺就像一个乡间弱女，往来的莽夫粗汉、豪杰枭雄，都可在她身上肆意狂为，一个个毫无怜香惜玉。有多少石雕壁画、神龛殿阁在战火中玉殒香消！待“新中国”横空出世，马蹄寺便更难逃她命定的劫难。从1958年起，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期间，焚火熊熊，打砸声声，不仅寺中石窟、壁画、佛像遭毁坏殆尽，而且石窟外的古建筑也全部被扫荡干净。

这座1600年的艺术瑰宝，几乎就只剩下空荡荡的石壁了。

三十三天洞窟的北侧，是“藏佛殿”。洞外的木牌上介绍说，藏佛殿始凿于北魏，是我国少见的大型石窟。藏佛殿俗称“站佛殿”，因为它里面有一尊八米多高的站佛，腹内藏有一白玉雕成的救护度母像，故名藏佛殿。

据说，藏佛殿洞窟构造复杂，规模宏大，有前堂、有拜殿、有甬道、有圆拱大龕等，为我国石窟艺术所罕见。我进去一看，只觉得满目凄凉。拜殿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央回廊两侧的一尊尊佛像大多只剩下一个个石头“坐垫”；而那最重要的“镇殿之宝”——腹内藏有白玉雕佛像的八米高站佛，更是尸骨无存。巡游一番，只有在面对残存的一幅明代壁画和几尊不知为何没有被灭绝的元代佛像前，去想象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一尊尊佛像大多只剩下
一个个石头“坐垫”

现在，旅游是个招财进宝的摇钱树，马蹄寺自然得开门接客。可是，空荡荡的石窟怎么办？不要紧，赶紧投资修复。可是，那些被砸得片甲不存的古代石像如何修复？那些被毁得一塌糊涂的唐代壁画怎么还原？不要紧，要吗在原址上匆匆竖起一个涂抹得大红大绿，呆板僵死的泥像，要吗在废墟前挂一幅不知从哪而找来的唐卡，实在不行，就干脆用石灰涂抹掩去劫后的荒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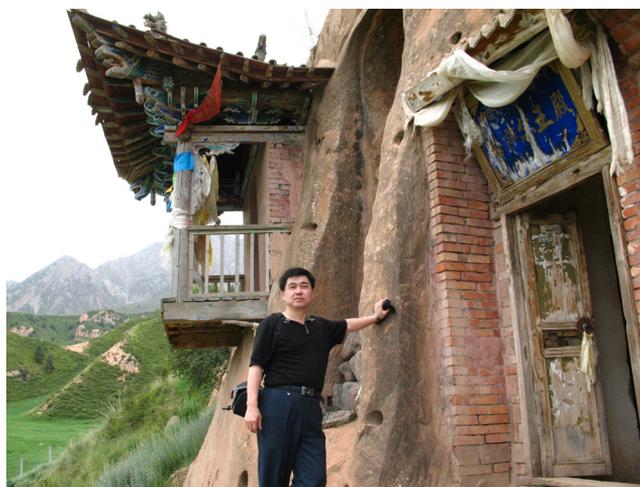
我在一个用白石灰抹成一块白墙的原石窟里，看到一尊新塑的泥像，那怪模怪样的五官和新涂抹的红嘴绿眼背映着“新装修”的白墙，让人实在感受不到“千年的艺术瑰宝”、“雄浑的大唐气魄”，而总想到一个农夫院落里的随意摆设。不过，也许是由于实在少有祖先雕塑的佛像可以敬拜，因此，这些“救急”用的泥菩萨竟也得到不少“善男信女”的青睐——一条哈达挂在它双手上，一些零钱插入其中……

对了，身旁的白石灰墙上还写有几个大字：“赵飞到此一游”。

（据说马蹄寺七十多石窟中只有金塔寺中的两窟保存最完整，据说那里面有早期石窟雕塑艺术高度成就的“高肉雕泥塑飞天”。因为没开放，我没能一睹芳容。不知道它能幸存下来是不是因为它开凿在山谷中高约60米的崖壁上，要去砸烂比较费力。）



那怪模怪样的五官
背映着“新装修”的白墙



我在“格萨尔王殿”

马蹄寺外还有一个“格萨尔王殿”。格萨尔王名震天下，这自然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从“三十三天”和藏佛殿出来，兴冲冲跑去朝拜，结果大失所望！

这是“王殿”还是农家阁楼？看得见的，是石灰脱落的墙上露出了一块块现代砖头！算了，不提也罢，其实应当估计到它的模样，因为“套餐门票”里，已经显示了它的价值，区区3元（“三十三天”则要35元），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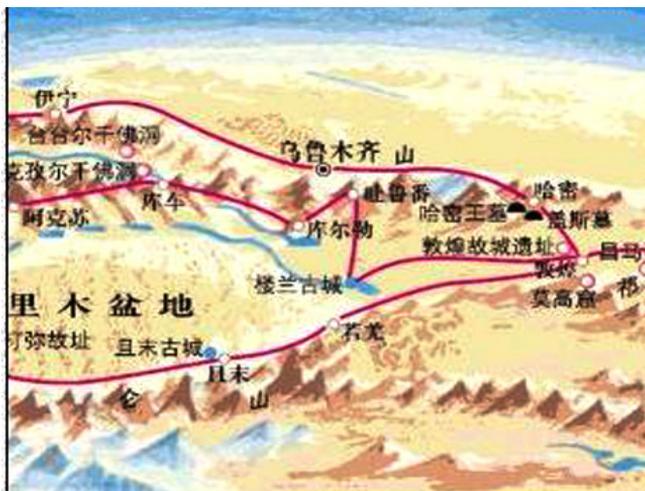
挥手作别时，目睹售票窗口前攒动的人头，心想：河西走廊上的这一颗千年明珠，你被夺走的光彩能在众多游客的闪光灯中获得重生吗？

2, 奔向那最西边的城市

古丝绸之路第二段（中段）是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今称帕米尔）。

中段也有三条线路：南线从敦煌出阳关，傍南山（阿尔金山、昆仑山）西行，经若羌、且末、和田（古称于阗）、莎车进入帕米尔高原；中线从敦煌出玉门关西行，过白龙堆（雅丹地貌），穿罗布泊、经库尔勒、库车（古称龟兹）、阿克苏、喀什（古称疏勒）进入帕米尔高原；北线出玉门关北行，分两路，一路穿过大沙海到吐鲁番，另一路偏北行，穿过大沙碛，到哈密绿洲，然后到今天的乌鲁木齐、经伊宁出境。

进入新疆的火车在敦煌的北边驶过，沿中段的北线经哈密、吐鲁番到达乌鲁木齐。



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时，过了敦煌他走的是中线。

提到张骞，自然心生崇敬。公元前138年，对内地汉人来说，“西域”是一个神秘而充满种种风险的陌生世界，且不说当时河西走廊尚在仇敌匈奴手中，仅那崇山峻岭荒漠风沙就让人望而生畏。现在我们提到张骞时往往只在意他“凿通”西域的历史功绩，而我总是感叹他当时敢于“应聘”，一头闯入险境的男儿勇气。

更让我感叹的是东晋高僧法显和尚，公元399年，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时他已经65岁！

65岁，已是我们退休安享晚年之时，身体，自然也早已告别了“身强力壮”。可是，这位老人却在这个年龄走上荒寒险峻的茫茫西域！在穿越“西出阳关无故人”的



白龙堆大沙漠时，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还有那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法显和尚竟然从北向南成功穿越，其中有多少艰辛，多少险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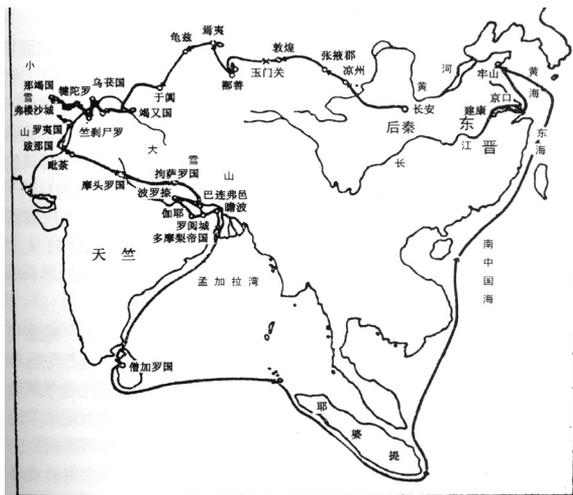
那是信仰的力量。

葱岭，今天被叫做帕米尔高原，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气候恶劣，地势险峻。这个地方，汉朝的张骞、甘英都没有来过，将近七十岁的老和尚法显来了。

这时候已经是公元402年的春夏之交，也是法显远行的第四年了。在翻越葱岭时，法显的弟子慧景倒下了，法显和另一弟子道整跪在他身边，抱着他为他取暖。慧景说：“我已经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把我留在这里，继续赶路吧。”他最后的话是：“虽然我的旅途终结于此，但我毕竟已经走了那么远、看到了那么多奇妙的胜景，我已经很满足。真是可爱，这无常的命运啊……”

说完，慧景就停止了呼吸。

多年来，我常常想起慧景临终前的这种“超然”，更想起法显65岁时出走的勇气，一方面我感到我和我同样的“现代人”的“虚弱”，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一种神圣感召暗暗把我从“虚弱”的泥地里向上提升。



法显旅行路线图

“现代人”的我乘坐着现代的火从乌鲁木齐驶向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喀什。火车从北往西南，途经丝绸之路中段的中线，有24小时的车程。

我从车窗向外凝望。

一轮戈壁夕阳，血红、厚重、热烈、苍茫。然而，寂静无声。寂静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燃烧，悲壮而迷茫。

夕阳下的漫漫黄沙，一望无际。倏地风起，乱沙狂舞，天地昏黄。

霎那间，宇宙、自然、苍天、生命、死亡、历史……这些早被都市高楼和世俗纷纷所挤碎的意念，随古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诗句猛到心头。

一种孤独感，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孤独感，在热烈而无声的戈壁夕照中油然而生。

那一刻，深深领会了俄国作家契可夫在克里木黄昏夕照中的大哭，领会了唐朝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怀。

夜半时分，从温暖的车厢往外望去，只见一轮孤月静静地高悬在一大片乱石狰狞的荒原上，天苍野茫，月光惨淡，死气沉沉的岩石仿佛在展示另一个世界。没有一点生命迹象的荒寒、没有一点声音的冷寂，传递着孤独和恐惧，绝望和死亡。

我突然想到，没有火车的古人们在这荒野里露宿会有什么感受？我也突



死气沉沉的岩石（摄于途中）

然生出一种冲动，想去那月光下的旷野作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那一定是对人生、对生命、对自然、对茫茫宇宙无限时空一种全新的感受！

可是，即便能行，我有这种勇气吗？尤其是孤身一人？

这让我想到了那位西天取经的大唐和尚玄奘。

与法显和尚相比，我觉得玄奘更为艰难（虽然他比法显年轻），因为他是孤身一人。漫漫路途中的无数个黑夜，他是怎么独自坚持下来的？要有多大的勇气，多么坚定的信念！



玉门关（谭竹摄）



玉门关外黄沙千里

《大唐西域记》中的一幕让我沉思了很久。

……过了玉门关，进入一望无际的莫贺延（现在安西到哈密之间的大沙漠，八百多里长，又称八百里流沙）。沙漠中间，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寒风似刀。玄奘走了一百多里路，停下来喝水。不料，在取皮囊的时候，一失手，整个皮囊里的水全没到沙漠上……

在沙漠中没了水，意味着什么？

玄奘是返回取水还是继续西行，这几乎是生与死的选择。

玄奘作了选择：“宁愿向西而死，不愿向东而生”。

我多次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选择呢？这么一想，只觉得惭愧。

后来我写下当时涌上心头的一段文字：

面对黄沙万里昆仑千仞，走过赤地焦灼月夜孤寒，有限的生命划过无限的时空，温润的血肉伴随冷峻的砾石，唯有拥有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方能将生命的坚韧发挥到极致，从而给后世留下永恒的精神感召。



玄奘行程图

我一路胡思乱想，到达了南疆喀什。

二，在西域风情的怀抱里

喀什——古称疏勒，中国最西端的城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这座已有2100多年历史的边疆重镇，曾是丝绸之路中国段南线、中线、北线诸道在西端的总汇点，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枢纽与门户之地。她东望塔里木盆地，西倚帕米尔高原。出城向西和西南，不多远便进入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东晋的法显，大唐的玄奘，跋涉万里风尘，在这儿留下了身影和脚印。

印度的舞蹈、波斯的音乐、贵霜帝国的艺术、巴基斯坦的工艺，从域外汇聚，千百年来滋润过这块绿地。



喀什与和田在新疆的位置

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独特的民族异域风情，连同精巧的手工、古老的建筑，在这块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聚居区里，发射出诱人的光彩。

1，高台民居，西域黄土与江南绿韵

在黄土粗裸，触目有些苍凉的土城墙里，“掩藏”着一个个小家碧玉般的庭院。在西域漫漫风沙的吹打中，生长着江南悠然的绿韵。葡萄架下的宁静祥和，客厅里的艳丽色彩，连同美丽姑娘的精细手工，让人生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好姑娘”的感动。



阳光下，隐隐传递着衰败古部落的苍桑

走出喀什车来车往的现代化街道，来到一条泥沙滚滚的河边，举目望去，看到一大片土黄色的房屋。房屋排列杂乱，建立在高出地面的黄土泥台上。它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感觉是贫

穷人家之地，与河对岸的现代城市相比，是“城乡两重天”。

可是，那片浓郁的土黄，与头顶上洁白的飘云和蓝色的天空构成了对比鲜明的画面。还有，它前面那些废弃的房舍、半立的残墙，寂然无声地躺在阳光下，隐隐传递着衰败古部落的苍桑。

忍不住朝它走去。

几番探询，才从一条窄巷中找到入口，好奇地闯了进去。里面一条条小巷，在连成一片的房屋和土墙之间纵横交错，忽上忽下，或盘旋或陡转，常常转入死胡同。



高低不平，单调杂乱的巷子

房屋都是用黄色的泥巴加杨木筑成，泥墙、泥地、泥顶，到处是一片黄色的泥土气息。整个居民区看上去显得杂乱无章。

三三两两的妇女坐在门外的地上做手工，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好在她们都很友善，目光和表情柔和而带有笑意。

一家门前挂有一块牌子，上面有汉字，表明是一个手工之家。我们走了进去。一墙之隔，一脚跨入另一个世界！

在远观这片的黄土房屋时，觉得它静悄悄的，夕阳辉映下的土墙苍凉而悲壮，仿佛有被人遗弃之感。走在它高低不平，单调杂乱的巷子里，也有“贫穷落后”的感觉。可是，跨入那一扇半闭的门，扑面而来竟是“冰火两重天”的强烈感受！



油绿的荫凉扑面而来

小小的四方天井里爬满葡萄藤，油绿的荫凉扑面而来，洁白的回廊下，两只燕子来回穿梭。雕有各种花卉图案的回廊立柱旁边，立着一个木架，上面挂满维吾尔花帽和手工挎包。天井院里的长桌上，葡萄干、杏仁、核桃仁等干果似乎随时等待着客人的品尝。二楼的天台上，还种满了一盆盆不知名的花卉。都说维族人天性爱花，果然如此。斑斓的色彩、满目的绿茵，加上习习的凉风，使人有置身江南庭院的感受。



每一个角落都被图案和色彩精心“描绘”

脱鞋进屋（地上铺有柔软的手织地毯），客厅的华丽让人惊叹不已。四周墙壁上，装饰着美丽的图案，拱形的壁龛里放着鲜花和彩灯，维吾尔传统的石膏花边图案点缀在壁龛四周，金色的线条勾勒出流畅的图案，一片眩目的华丽。另一房间（大约是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用色彩非常鲜艳的挂毯装饰，墙角整齐地堆放着十多床织锦褥垫，整个房间富丽堂皇，每一个角落都被图案和色彩精心“描绘”，使我联想起在威尼斯皇宫和西斯庭教堂里的感受。没想到古朴破旧的土墙掩藏着这般富丽华美，实在奇妙！

一个叫阿斯木古丽的小姑娘会说一点汉语，她睁着那对美丽而清纯的眼睛热心地



阿斯木古丽小姑娘

介绍。她说，这些手工品都是她妈妈亲手做的，也有她十九岁的姐姐做的。但是，她不会做，她学过，没兴趣，就算了。她说，她家不靠这个赚钱，爸爸在巴扎（集市）上卖冰糖，可以养家了，不需要妈妈出去卖手工制品。言语间，没有现代人对金钱的无休止渴求，而是对生活充满感恩和满足。

告别时，小姑娘送到门边，一直望着我们一步步远去。

在另一户人家里，我们爬上了高出地面几十米的露台，一个维族老人满面慈祥，语言不通，她一边笑眯眯看着我们，一边坐在那里悠悠闲闲地喝茶，让人心生宁静与祥和。

正沉浸在这种宁静与祥和的享受中，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声：“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怎么不买门票？”

定睛一看，一个胸前挂着牌子的年青男子走到面前。

“这地方还要买门票？”

“当然！这是我们喀什著名的高台民居。你们是哪儿的？怎么进来的？”

好在我们有记者证，好在没有语言沟通的障碍，很快，小伙子就“阴天转晴”，热情而主动地给我们当起了免费导游。

小伙子叫米拉迪江，他告诉我们，高台民居位于黄土高崖上，维吾尔名叫“阔孜其亚贝希巷”，即“高崖上的土陶”，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存在。那时，维族先民在地势最高的地方发现了一种粘合度比较强的土，特别适合做土陶器，他们于是定居在此，渐渐形成高台民居。高台民居占地86亩，640户居民全部是维吾尔族。他说，高台民居里的建筑和装饰都有着浓厚的维吾尔族风格，古老的民居大多有数百年历史，有的甚至已经传承了七八代人，而房子的结构、屋顶、墙体、门窗，甚至颜色都依然如故。维吾尔族人居住文化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对家和故土的依恋。有些大的民居院落内住房多达一、二十间，几代人同住一个院落，是真正的四世同堂。米拉迪江说，走进任何一户居民家中，主人都会指着历经沧桑的泥土院墙告诉人们：“我的祖辈就是在这里生活，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随着人口增多，院落内无地方扩展修房，于是像现代楼房一样越修越高，最高的更是修到七层以上。当楼房也不够用时，有些人在修二楼时便将楼延伸出去，跨过小街小巷搭建到对面——这便是这儿特有的“过街楼”景观。“过街楼”不影响楼下行人，空间的侵占及房子的归属感也没有争议，谁先盖的就属于谁，另一方并无异议，可见其中的友爱。



六棱砖铺成的小巷

土城内道路如迷宫，很容易迷失方向找不着出路。米拉迪江说，其实小巷本身就是路标——四角砖铺成的小巷，意味着死胡同；六棱砖铺成的小巷，则表示可以通行。沿着六棱砖小巷走，无论怎么绕圈，最终都能找到出口。



表明家中男主人在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风俗：是否能造访他人要通过观察门的开合来判定。倘若双扇门都开着，就表明家中男女主人都在，欢迎来客来访，游人无论男女，都可以敲门进去作客。倘若一扇门开，一扇门闭，则表明家中男主人在，可以登门拜访。两扇门关着却没有上锁，表示男主人不在家，该家女人不能随便见客。

米拉迪江还介绍说，除有稳定收入的3户人家外，高台民居里4000多人均以手工制作为生，如土陶加工、刺绣、刀具制作、纺织、铁匠、缝纫等。的确，手工制作随处可见：小巷里背靠土墙的阴凉角落里，不时可以看见维族妇女席地而坐，要么刺绣，要么做花帽。还有，做土陶、铜器的老人，不仅热情好客，而且总是笑眯眯地，



他们的财富——祖传的手艺加一份悠闲宁静的心境



单调的黄土墙内的景致

一脸慈祥。他们的财富，仿佛就是一份祖传的手艺加一份悠闲宁静的心境。

离开时，感受与最初看到它时完全不同了。它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里真正的历史，它传承着悠远的维吾尔民族文化，蕴涵着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意趣。

可是，我们采访后第四年（2009年），这个“悠远”和“独特”就被中断了——千年的高台民居被拆毁重建。

当局自然有它拆建的道理。我没有看到它重建后的新容，只知道它重建后被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称号（2015年7月20日）。

它想必比以前整洁繁华多了，只是，一定再也看不到它传承千年、具有典型古西域特色的“原生态古韵”。

2，热瓦甫，浸润在血液里的琴声

帕米尔高原的风，自由奔放，维吾尔人的琴声，深情优美。月光下，庭院中，风沙里，抱一把热瓦甫，指尖轻弹，流淌出心中千般情爱。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走访了喀什工艺美术公司一个制作乐器车间。这儿，生产各种各样的新疆民族乐器：都塔尔、冬不拉、弹拨尔、艾吉克、热瓦甫、艾介克等。只听这些名字就很有民族风情了，其造型也是民族特色，班马似的条纹，白色的花点，有的鼓着大肚子像一个成熟的大瓜，有的有五弦，有的只有两弦。



做乐器的都是男人，原因是当地人认为女人做乐器不吉利。乐器制作匠人克里木说，按照古老的习俗，制作乐器的手艺只传男不传女。

所有的民族乐器都沿用古老的技艺，纯手工制作而成，因此费时费力，做一个最简单的达甫（即手鼓），最少都要两天。



车间里有些昏暗，木屑灰尘飞扬，不时还有锯木的噪声，每个人都专注于手中的活儿，面无表情。我问一个名叫胡塔拜的工人，能不能弹一下他刚做好的热瓦甫，他马上答应了。

琴声响起，刹那间，像有一阵清风吹进昏沉沉的车间，又像有一种神奇的魔法，让布满灰尘的“现实”消失了，心灵被带到一个风清月朗的优雅境地，葡萄架下，有美丽姑娘长裙飘舞。但同时，乐音里也似乎也含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淡淡忧伤——那是千年来面对戈壁苍茫和高原荒凉的心境使然？

多年了，我一直记得那琴声带给我的强烈感受，几根简单的琴弦竟能在那乱糟糟的地方里带来如此撞击心灵的感动——是不是那里面有传承千年的生命激情和人生感伤？

弹琴的胡塔拜，与做工时的胡塔拜也完全不同了，他像是变了一个人，刚才昏暗的眼里，放出了温柔鲜活的光。这时，另一个同伴也弹起了琴，还有人拿起做好的羊皮手鼓与他合奏起来。珠联碧合，丝丝如扣。

他们是敲敲打打的工匠还是颇有艺术气质的琴师？

弹完一曲，他们又埋头干活，从自由奔放的天上重回杂乱忙碌的现实——为生计而劳作。

我突然觉得，他们不适合呆在这个现代“流水线”的车间里。



葡萄架下，有美丽姑娘长裙飘舞

这儿还有编织地毯的车间，织工全是妇女。我发现在她们的坐凳旁，居然也立着几把冬不拉，问她们会不会弹，她们马上就放下手中的活，叮叮咚咚弹奏起来。

后来，在喀什大巴扎里、在羊皮手鼓小摊上、在街头卖馕的烤炉边，看到那些做买卖的维族人，身边都放置有一两件乐器，在没有顾客时，要嘛抓起手鼓敲出一长串热烈奔放的乐音，要嘛抱着热瓦甫弹起一首浪漫欢快的曲子。在一个卖乐器的店里，老板见我们好奇，生意也不做了，拖一把椅子拿一把琴，当街一坐就弹开了。



当街一坐就弹开了

这个热爱音乐，能歌善舞的民族，血液里有琴声激荡的天然悠韵，轻轻一“触碰”，便激情奔放，乐音飘扬。

3，香妃墓：阳光无语，风沙有声

200多年前，在遥远的南疆，有一个叫伊帕尔汗的维吾尔女子，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沙枣花香。

奇异的体香，天生的丽质，怎能默默凋谢于远方寂寞的风中。于是，伊帕尔汗姑娘涉过万里黄沙，进京成了乾隆皇帝的妃子，人们称她为“香妃”。

1788年，香妃魂消香断。据说，一百多人抬着她的灵柩在大漠中跋涉三年半，回到喀什。人们把安葬香妃衣冠的那一座伊斯兰教陵墓，称为“香妃墓”。



香妃墓，坐落在喀什东郊5公里处的浩罕村，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教式的古建筑，也是新疆现存墓地最大的建筑群。喀什最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除了艾提尕尔清真寺（中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建于公元15世纪）、维吾尔族老民居土城，就要算香妃墓了。

陵墓始建于1640年前后，是家族墓地，墓内葬有同一家族的五代共72人，香妃只是这个家族的一员。

“香妃墓”这个名称是人们为了纪念香妃而传开的。民间传说，香妃是个美丽的维吾尔族少女，本名买木热·艾孜姆，自幼体有异香，被称为“伊帕尔罕”（维语意为“香姑娘”），她的家族曾是喀什地区的统治者。清乾隆年间，她被选为妃子，赐号“香妃”。1788年，香妃五十五岁时病故于北京。据说她在宫里郁郁寡欢，一直怀念故乡，遗愿也是希望能够回故乡安葬。于是乾隆派人抬着她的衣冠灵柩走了整整三年半才回到喀什。

三年半！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头上炎炎烈日，迎面呼啸寒风，脚下是茫茫戈壁滩，漫漫沙砾地……

整个陵园是一组构筑得精美而又宏伟的古建筑群，其中包括陵墓、教经堂、大礼拜寺、门楼、水池和果园等。主墓室是新疆境内最大的穹顶式建筑，陵墓四周各立一座半嵌在墙体的巨大砖砌圆柱。进入陵墓，里面大大小小排满了棺材，大的是男人的，小的是女人的，还有更小的是孩子的。最中央的位置放的并不是香妃，她小小的棺材放在右边远远的一个角落，看来她在这个家族中地位并不显赫。

陵墓大门内侧陈列着一顶轿子，据介绍，当年就是这顶轿子，将香妃衣冠从北京抬到这里。

墓外，在四周二十多米高的外墙上，或绿或蓝或棕黄的琉璃砖，映着毫无遮拦的阳光，熠熠生辉。只可惜，由于年岁久远和风沙侵蚀，外墙上所嵌的琉璃砖已有不少剥落，露出土黄的墙体。当地人惋惜地说，琉璃砖均为手工制作而成，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可这种琉璃的烧制工艺已在一百多年前失传，如今无人能修补破损的琉璃墙和穹窿屋顶。难怪那些一些剥落的地方也只能任由它斑驳。眼下这些琉璃砖，已经成为“绝版”了。



这种琉璃的花纹是有寓意的，可我不懂，烧制工艺也已在一百多年前失传

“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电视剧中的香妃已经“香”遍大江南北，而香妃墓，却静静地躺在遥远的南疆，阳光无语，风沙有声……

补记：

在喀什，虽然语言不通，但那友善目光和笑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两位美丽的小姑娘，主动要求同我们合影。她们不会汉语，一直天真可爱地笑着。



这位维族男子一直望着我们微笑，那种亲切与和善在内地很少见

三，和田，古道上一颗晶莹的玉珠

逶迤向西的古丝绸之路，过玉门之后，越楼兰，穿且末，沿塔克拉玛干南缘，昆仑山北麓西行，伸向帕米尔高原。

这，便是丝绸之路中段的南疆线。

和田，这座昆仑山脚下的千年古城，曾是南疆线上的一个重镇。

昆仑山的雪水，戈壁滩上的风，千百年来滋润吹拂着这座斐声中外的古城。

古城在古代称为于阗，意为“产玉石的地方”。

著名的和田玉，玉光闪烁千万年，曾光映古老的中原大地，遥远的中亚诸国。如

今，它名声依然响亮。只是，“玉光”已不是旧日模样。

和田地毯，2000多年的编织，传统悠久，质地精美，不是亲眼目睹，不知在茫茫沙漠与冷冷雪山之间，竟有如此柔美的手工。可惜，太炫目的玉石之光，夺去了她应有的“颜色”。

和田丝绸，这丝绸路上出产的丝绸，从公元前300多年，飘飘扬扬到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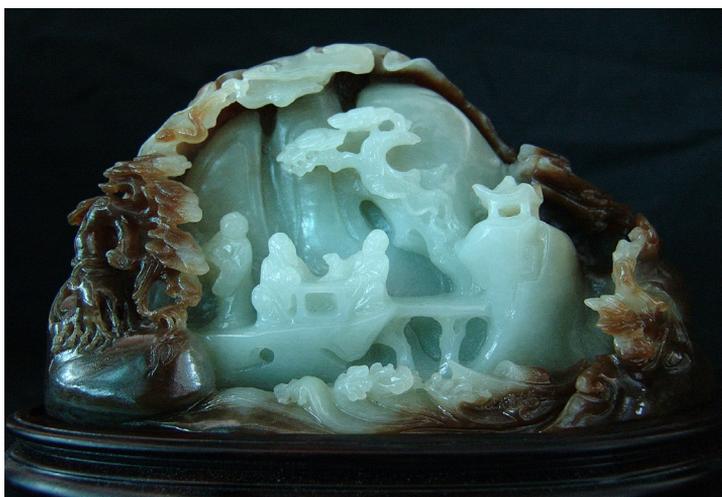
千年前的驼铃声早已消失，古道上曾发生的悲欢无人知晓，遗存的古迹也渐渐消隐在岁月的风沙里。然而，玉石的幽光、地毯的美色、丝绸的飘逸，仍存留在那大漠和雪山之间。

1, 雕玉，打磨一种品性

提到和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和田玉——一种历史极其悠久的优质玉。在和田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玉器店。在一家名叫曙明的店里，遇到一位玉雕艺人傅钟山，他说他不仅关心玉的外在，更注重玉的内涵。

雕玉不是在做玉，而是在做文化，人磨玉，玉也在磨人，人磨掉的是玉的棱角，玉打磨的是人的性格修养。人养玉，玉养人是一种精神交流。

傅钟山认为，玉是一种很能体现儒家文化的东西，因为儒家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玉的圆润、不张扬很适合它，也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讲究和为贵，讲究内敛，内心的修炼，一日三省吾身，不喜欢出风头表现自己。这和喜欢张扬个性，挑战自我的西方人不同，所以璀璨的钻石、五彩缤纷的宝石比较符合西方文化。



和田玉雕

由此，雕玉也不是在做玉，而是在做一种文化。当人磨玉的时候，玉其实也在磨人。人磨掉的是玉的棱角，玉打磨的是人的性格修养。傅师傅说自己以前脾气很暴躁，自从雕刻玉之后性格好多了。

傅师傅还说，有这样一种说法：人养玉，玉养人。说的是如果人常年佩戴一块玉，玉受了人体滋养，会越戴越圆润越有光泽。反之，戴玉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不像钻石，越好的钻石所蕴含的辐射越大。而且，人和玉的这种互惠互利，不仅是物质上的好处，还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交流。慢慢品味玉的质地，细细观赏它的柔润，心会有一种

宁静与柔和。

傅师傅告诉我们，一块完美的玉雕，一是自身材质好，二是雕的内容恰好与之相适，一块玉石雕出来，已经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与文化内涵。因此，雕玉也是一个尽力追求完美的过程。

在和田，本地做玉雕的维族人非常少，我们看到，地毯、丝绸、陶器等等，新疆都有很浓郁的本地特色，可独独玉器大都是汉族的图案，如观音、如玉、山水渔翁等，即便是表现新疆的题材，也出自汉人雕刻艺人之手。不知为什么他们忽视了这一项手工艺。

这个店所属曙明玉雕艺术厂，厂长陈曙明号称和田玉微雕第一人，可惜他出差了未能见到。不过我们见到了他的部分作品，那一粒粒花生米大小的玉石上雕刻着《水浒》人物、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域大漠风情等，的确非常精美，而且颇有传统文化的功底。傅钟山说，陈曙明是他的师父，他已经师从陈先生好几年了。徒弟有如此见解，想必师父更有高见吧。

见了他的作品，更遗憾没能面谈，只得给他留下一本中华手工杂志。后来他看到杂志，认为很好，也非常遗憾未能相见。他专门寄来了他的一些照片，下面的玉雕图片就是他的作品。



陈曙明玉雕作品

2, 为了“瓦全”，任她“玉碎”

和田玉，蒙苍天的厚爱，吸昆仑之精血，生就冰肌玉骨，千娇百媚。然而，据说红颜一向命薄，倘若不幸又遇上欲火万丈而不懂怜香惜玉的“男人”，她就只有“玉碎”了。



和田玉石

莽莽昆仑横亘2500多公里，在她的北麓，有30多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她的脚下，有一个千年古城——和田。

是上天对和田的偏爱，还是它碰巧生逢其“位”？总之，在它南边的昆仑山上，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荒寒绝壁中，埋藏有稀世珍宝——玉石！

日晒冰浸，雨淋风蚀，美玉连同荒石崩塌。

夏天冰雪消融，昆仑山的雪洪，从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把玉石矿塌裂下来的大量白玉、青花、碧玉冲往下游，冲往城镇。

两条发源于昆仑山，含有不少玉石的河流，从东西两边，与和田城擦身而过，流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两条河，就是著名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亦被称为白玉河和墨玉河）。

昆仑山的玉石在河谷中翻滚，吸天地日月之精气，经碰撞搓压之打磨，待到达河流的中游——和田古城时，已经“修炼”成“正果”：白玉、青玉、墨玉、碧玉、黄玉、红玉……一个个光洁温润，柔美可人。



和田羊脂玉

其中尤其是一种细腻光润肌如凝脂的美玉——羊脂玉——更是玉中极品，妙不可言。（目前世界上仅和田有此品种，产出十分稀少）。

据说，以前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玉石不少，相传河水“明光盛处，必有美玉”。《新唐书》描述道：“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国人沿河取玉者，明月夜望河候视，玉璞堆积处，其月色倍明矣。”

历史学家考证，和田玉向中原输出的时间大约有5000—6000年之久。历史上周的礼器，秦的玉玺，汉的玉衣，唐的玉莲花，宋的玉观音，元的渎山大玉海，明的子岗别子等著名玉雕用的原料都是和田玉。还有，据说汉武帝时设置在河西走廊上那著名的玉门关就是因和阗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

又据考证，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从河中捡玉。数千年来，人们在河滩上捡拾和浅水河道中捞玉石。捡、捞是古代采玉的主要方法。这种



和田玉雕

方法虽然“产量”不高，但却如玉一样“柔和温润”。而挖玉，由于古时人少工具劣，对玉河破坏很小，加上历代官府对民间采玉有种种限制，因此，虽岁月悠悠数千载，捡、捞、挖的人一代又一代，但白玉河、墨玉河中仍不乏“明光盛处，必有美玉”。

后来，人们性急了，河水冲刷路程太长，玉石打磨速度太慢，干脆，去那高高的昆仑山上，直接开挖！

于是，荒凉高寒的大山里，响起了叮当的敲打声；于是，和田玉有了仔玉和山玉之分（前者即在河床中冲刷打磨了千万年的玉，量小，但质量高；后者即在玉矿中直接开采的玉石，量大，但质量不及前者）。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战天斗地的能力飞速提高。炸药，这个伟大人物发明的伟大之物，在开挖玉石中派上了用场。沉寂了亿万年的昆仑山中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于是，产量大增，喜报频传。只是，不少珍贵的玉石一块块“玉碎”。据说，硝烟散后只捡大的，一斤以下的玉石都弃于碎石之中。

“国有”的爆炸声响了几十年，终于停息了，可接下来又传给私人——采玉承包商。

昆仑山，这座被喻为“群玉之山”、“万山之祖”的圣山沉默不语，她“宁为玉碎，不做瓦全”？



和田玉雕



和田玉雕

白玉河和墨玉河连同她们所孕育的珍贵仔玉，也经受了“现代化的洗礼”。以目测手捡、以脚探触摸的古人方式太落后。采用新的方法！于是挖掘机推土机浩浩荡荡开进了河床……

小坑、大坑、巨大坑，千孔百疮；

白玉、青玉、羊脂玉，一网打尽。

竭泽而渔，玉石大减；玉石少了，玉价便猛涨；玉价涨了，挖玉更疯狂！

据说，位于和田市西南25公里处玉龙喀什河西岸的买里克阿瓦提古城遗址，正遭受挖玉者的疯狂蚕食。这座地下至今仍保存有佛寺、古墓葬等遗迹的汉唐古城遗址，对研究古于阗文明具有重大意义，但眼下却面临古韵失尽的危险。

一位在和田做玉雕的艺人李刚峰提到这些年的疯狂开采，颇有忧色。他说，从1995年起和田就

没有出过好玉了。玉矿是有限的，煤可能整座山都是，但玉只有一层，好玉就更少，这不可再生的资源采了就没了。以前采玉全是手工，又不能用仪器堪测，找玉全凭经验，对玉矿的破坏很小。现在采玉是发给承包商，一年十几万承包费。承包商要追求最大利润，于是野蛮开采，用炸药炸，以前几千年的采玉量都没有现在几十年大。用这种方法，产量是上去了，可采出来的玉都有裂纹。

源头上的玉层被炸得所剩无几，那么，千百年来隐藏在河里的仔玉呢？眼下有了现代化的机械，于是，在枯水季节，推土机、挖掘机浩浩荡荡开进河床，把河道挖得千孔百疮，对自然的破坏很大。好在现在河里禁止了机械开采，只能手工采玉，但谁都可以去采。这样，成百上千的人带着囊、水、帐篷，在河边翻找。现在往往要翻动好几吨的石头才可能找到一块玉。而以前玉是很多的，种树、挖地基都能挖出玉来……

眼下，和田玉已经很少了，但和田街道两旁，玉器店林立，里面不乏“其货”。不过，那“货”是和田玉吗？采访中我们得知，由于和田玉名气太大，有一些玉商大量贩进河南的秀玉来冒充和田玉，这种秀玉很便宜，只值十几块钱一公斤。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买到的是不是和田玉，如果运气不好的话，连秀玉也不是，买到手的可能只是合成的人造玉、东陵石等。

至于和田玉中的极品——羊脂玉，据当地人说，它眼下在和田已近绝迹；至于那满街挂着羊脂玉招牌的商店里是否还有真正的羊脂玉，有多少，只有天晓得。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来到玉龙喀什河河边，举目望去，宽阔的河床铺展到天际，中间流淌着一条细细的黄水。河谷中尽是沙砾，犹如戈壁荒漠，四周卵石散乱堆砌，那坑坑洼洼的“人类的手工”也一望无际地铺展到天边，显然，没有一寸土地未被人们“耕耘”过。

看不见河流上方的巍峨昆仑，但我想象，即便整座大山全部变成玉石，人类的无限欲望也将把它彻底抹平。

一阵大漠的热风刮来，举目长河悠远，苍天辽阔。倏地想起当年“大跃进”时的万丈狂情：

天上没有玉皇
海底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被挖得千孔百疮的玉龙喀什河

3，和田地毯，双手的艰辛和温暖

她们，终日坐在机架前，一根线一根丝地挑、剪、压，半年、一年，三年，才能织成一幅地毯。每一根线的断面，都浸渍着母亲、女儿、妻子双手的艰辛和温暖……

新疆的朋友告诉我们，和田有三宝——玉石、丝绸和地毯。和田玉如雷贯耳，自不用说；当地的“艾得莱斯”丝绸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名声远扬；至于和田地毯，似乎鲜为人知，何以称作“宝”呢？

走进维吾尔人的家里，脱鞋进门，踏上地毯，刹那间柔软而细密的温暖轻触足底，十分舒适。而那鲜艳的颜色、繁多的花色，更为室内增添了盎然的生机。朋友说，不要小看这些被踩在脚下的地毯，每一块地毯都是手工织成的，用上一两百年也不会败色，完全可以当作“传家宝”。

手织地毯是新疆传统的手工艺品之一，以其精湛的工艺和鲜明的风格著称于世。在和田，手工编织毯子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和田的羊毛质地坚韧，拉力强、弹力大，染色后光泽持久不褪，织成的地毯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地毯是维族人生活中重要的日常用品。手工织毯技术在和田相当普及：首先在一长方形木杠框架上绷上棉线做底基，在上面按照设计图样网结毛线（即“栽毛”，常用打“8”字结的方法），然后用结线刀打、截，使毛线密结，再用剪刀剪平毛线，刮茸整平，使图案更清晰。一幅地毯的完成，不仅需要编织工人数月甚至几年的辛勤劳作，还需要前期的图纸设计、出草图、配色、布线，后期的平毯、清洗、消毒、包装等，工序十分复杂。

以前对地毯熟识无睹，看了现场编织感到很震撼，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寸面积，都是由一根根线的截面组成，一幅地毯，得多少个截面，也就是说，一个织工要打多少个结来织成！



和田地毯

和田的传统地毯，在图案结构上充分体现了东方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的艺术特色，按照图案内容和形式可分为阿娜古丽（石榴花）、开力肯（波浪式）、伊朗努斯卡（波斯式）等八大类。

无论是在喀什，还是在和田，织毯工全是维族女性。当地朋友解释说：“按照传统，这本来就是女人的活儿。织毯工艺繁琐得很，要一根线一根线地挑起来栽毛、打结，男人哪有那个耐心？地毯上的传统图案都有繁杂的花纹，哪怕织错一根线，也很难补救，所以编织工人既要手巧又要心灵。再说，她们计件领取工资，而技术最熟练、速度最快的织工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超过五百元，这点钱对男人来说是根本不够养家的。”

一条5米宽的地毯，一个人一天只能织出0.02米的长度，按这个进度，完成一张地毯至少也要四五个月的时间。

用真丝织成丝毯就更费时费力了。真丝毯密度比地毯大，为400至1500道丝，因线细、密度大，真丝毯的图案往往更清晰，并可随着光线的变化使图案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明暗对比。真丝毯只作挂毯欣赏可保存两千年而不褪色。喀什手工艺厂的一幅真丝毯《百马图》，由一个熟练工匠织了整整三年才完成！1000根丝的《丝绸之路》，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织地毯的维族妇女

一位正在织毯的妇女说，一幅真丝毯至少要用近二十种线。由于真丝在灯光下反光，织起来特别耗费眼神，一幅一米宽的作品，她用了五个月才织了2厘米长。“我们一根丝一根丝的来回挑上几年，织好后能保存几千年，这样一幅可以传世的作品标价肯定不会是几十上百元哪。常常有游客抱怨我们要价太高，那是因为他们真的体会不到我们织的辛苦，也看不到真丝毯的手工价值和民族、历史、文化价值！”

在和田，遇到了一个非常喜爱和田地毯的年轻人陈尔东，他告诉我们，和田地毯不仅质量好，而且品种多，图案美，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和观赏性，可惜它鲜为人知，价格低廉。陈尔东说：“它的成本，它的品质决不应当是现在这个低廉的价格。每张地毯都要耗费工人几个月到几年的心血，可是他们的工钱却少得可怜；很多极漂亮的手织地毯却隐没在家庭式的小作坊里，找不到露脸的门路；而国内外的游客匆匆而过，意识不到它们的价值。其实，从手工工艺、历史渊源、民族文化各方面来讲，新疆地毯都有许多值得考究的东西。另一方面，现在本地很多小工厂互相压价，为降低成本而粗制滥造，急功近利，完全没有树立品牌的概念……”

这位为和田地毯鸣不平的年轻人千辛万苦筹集了一笔钱，又拉了一个同伴，从乌鲁木齐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到和田成立了一个喜悦地毯公司。他们一边详细研究和田地毯，一边想法把它介绍到外地。陈尔东说，他正在筹划给和田地毯一个全新的“包装”：配上编织地毯的手艺人姓名、耗费的时间、地毯图案的名称等，让每一条地毯都“独一无二”。

充满了热情和理想的陈尔东让我们很感佩，可惜，两年后，我得知，这位一心想提升和田地毯价值，推销地毯产品的年轻人失败了，他投入的几十万血本无归。

4，飘舞在丝绸路上的丝绸

千里迢迢赶到南疆，入眼大多是漫漫黄沙、冷冷砾石。然而，一片绚烂色彩，让我们眼前一亮。

那片色彩，就是艾得莱斯丝绸。

和田，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丝绸之乡。

在喀什与和田，满街的维吾尔族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鲜艳的民族服装，特别是女人美丽的长裙和包头的纱巾，看她们款款走来，无论是身材苗条的少女，还是已经上了年纪发福的老奶奶，感觉竟是一样的婀娜，这不能不归功于她们花枝招展的民族服饰。



艾得莱丝绸

维族人是一个非常爱美的民族，这不仅从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种花的热爱上体现，更体现在对鲜艳浓烈色彩的喜好上，他们的服饰颜色对比强烈，红得鲜亮，绿得青翠，而且多半还要掺上金线，光彩夺目。

维族服装的面料有很多种，乔其纱、柔姿纱、金丝绒等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但其中最为独特的是一种叫艾得莱丝绸的真丝，

艾得莱斯绸，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扎染的丝织品”，它作为新疆的传统产品之一，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公元十世纪，于阗国王曾带着大批和田织作的“胡锦”、“西锦”到中原进行商贸交易。

艾得莱斯绸是维族所特有一种纯手工织成的丝绸，颜色华美亮丽，因夹杂着真丝，质地有点硬硬的，花色主要有红纹、蓝纹和黑白纹。维吾尔族妇女最喜欢用它来做衣裙，它质地柔软、轻盈飘逸，尤其适合做夏装。

一位当地人介绍说，艾得莱斯绸的图案纹样据说是古代维吾尔人信奉萨满教崇拜树神、水神等宗教意识的反映，但也有人说是巴旦姆花纹、梳子纹以及民族乐器的变形纹样。艳丽的色彩，与沙漠边缘单调的环境色彩形成了强烈对比，也由此让人看到维族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艾得莱斯绸的织造主要是在民间，特别是在喀什、和田的乡间，几乎家家有织机。紧靠和田玉龙喀什河的吉亚乡，被认为是艾提来斯绸的中心产地。据说，当地许多家庭在男婚女嫁时，往往要先打听对方会不会织艾提来斯绸，技艺怎么样。会织艾得莱斯绸的女方聘礼会丰富许多。

我们走进和田拉斯奎镇一家自己织艾得莱丝绸的维族人家。



艾得莱丝绸

在买买努提尔家一间光线阴暗的房间里，我们看到了古老的手工织绸。木制织绸机有一人多高，两米多长。操作织机时，需要手脚并用。织机上正织了一半的丝绸，一大卷丝线卷在一个轴上，然后千丝万缕地拉散绷在织机上。传统的艾得莱斯绸图案通过扎染织就而成，有技艺的工匠根据图案的需要，将丝线用玉米皮扎起来，浸到矿物和植物的染料液中着色后，手拿织梭在织机上飞快地织成。为了增

加丝绸的绚丽，现在的工匠们常常在丝线里掺进几根金线，为其他颜色增色不少，还能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更加引人注目。

从养蚕、抽丝、染色到编织，这么复杂才完成的成品，五米竟然只卖几十元，引得我们忍不住买了一点，虽然明知这样的花色在内地无法做成服装穿出去，但看着它，就会想到它全靠手工经繁杂的工序才织就。

近几年，和田地区有了机器织成的艾得莱斯绸，其产量在市场上占了绝对优势。但无论从直观、质地，还是手感上来看，机织的绸子都无法同手工织出的艾得莱斯绸相媲美。

离开老人家后，在一个集市看到小贩卖出的同样长宽的艾得莱斯绸已经涨了一倍的价格，再去一家丝绸厂，价格更是上升了五六倍多。奇了，批量生产的东西卖价竟然还比手工制作的还高！

不禁想起老人的笑容，想起她连自己村名都无法说清楚。想必她也不知道同样的劳动可以有如此不同的价值体现吧。不过，不受纷杂的外界影响，也许才更能专注地坐在织机旁边，才能守着内心的安宁过日子。

这位织丝的老奶奶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她那满面慈祥的笑容，那是从她内心发出的笑容，那是她慈善的本性，虽然语言不通，但那笑容让我们从头到尾都感到亲切，如沐浴在柔和的春风里和温暖的阳光下。



印象很深的是她那满面慈祥的笑容



在采访期间，我也常常笑容满面

这使我想到了喀什雅巴克古城里见到的那位维族男子，他同这位老奶奶一样，从内心流淌出来亲切与慈祥。当时，他静静地望着我们，目光柔和笑容温暖，我忍不住给他拍了张照。（后来，在编排杂志时，虽然他不是我们的采访对象，但我特地刊出了他的那张照片。因为，在我生活的四周，我很难看到那种目光和笑容。）

回想在南疆一路见到的男女老少，觉得他们带给我的，与那热瓦甫的乐音、与这艾得莱斯丝绸的美丽一样，有一种滋润心灵的美好。

（地毯和丝绸一文中的部分文字为段金枝和谭竹撰写）

结束语

在新疆的采访，是我在杂志社三年多中走得最远的地方，也是感受深刻而独特的地

方。

可是，后来，越来越感到了太多的遗憾。

从和田再往东走三百公里，就是民丰县，从那儿沿尼雅河往北进入沙漠，就是那神秘消失了一千六百年的西域古国精绝国。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那儿意外地发现了精绝国遗址（叫做尼雅遗址）。尼雅与楼兰，是我国最著名的两座已湮没的古城废墟。从民丰再往东走，就是且末古城、米兰古堡……为什么不沿着中段的南线，也是张骞当年回归的路线，穿阳关而返呢？可惜！

还有佛教东传时在国内留下的第一个石窟克孜尔千佛洞，已经从它身边路过了，可是却没有前往拜谒。

不过，最大的遗憾是——

采访归来几年后，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社会动荡”、“民族冲突”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激烈，喀什、和田竟然成了“重灾区”！

暴力冲突、恐怖袭击……

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然变得如此“水火不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在南疆采访后第三年，我重返了大学讲台，教的第一届学生（对外汉语07级）四个班中，竟有不少维族学生，其中好几个就来自和田和喀什。他们一个个都很和善，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有一个喀什维族女孩毕业时还专门来看我（这时我到了另一所学校），并邀请我今后一定要去参加她的婚礼。

可是，后来我同他们都断了联系，原因是，“形势越来越严峻”，喀什、和田封网限手机……

欢快的热瓦甫乐音仍在我心中回响，美丽的艾得莱丝绸仍在我眼前飘扬，尤其是，那友善亲切的目光和我教过的维族学生的音容，让我心中充满了爱和温情。

是什么人，是什么原因，让仇恨的履带隆隆碾过了爱的绿茵？！



我的学生，喀什维族女孩阿丽克孜



是什么，让仇恨的履带碾过爱的绿茵？